



蓝色的海豚岛

〔美〕司格特·奥德尔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I-712.05/3



【美】 司格特·奥德尔 著

蓝色的海豚岛

赵亮译

831711

湖北人民出版社

蓝色的海豚岛

〔美〕司格特·奥德尔著

赵 亮 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潜江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875 印张 78,000 字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统一书号：R10106·869 定价：0.32 元

原
书
内
容
简
介

在太平洋上，有一座海岛，它象一条大鱼躺在海上晒太阳。岛周围，海豚漫游，水獭戏闹，海象成群，海鸟飞翔。印第安人曾一度居住在这个岛上。后来，在他们离开并航行到东方去的时候，留下了一位年轻的姑娘。

本书所描写的正是在这座蓝色的海豚岛上孤独生活了许多年的这位印第安姑娘——卡拉娜的故事。春去夏来，年复一年，她等待着一只海船来把她带走。与此同时，为求得生存，她搭房子，造武器，找食物，和她的敌人——野狗作斗争。它不仅是一部不寻常的卡拉娜的生存奇遇记，而且还是一曲自然之美和个人发现的颂歌。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说：“《蓝色的海豚岛》称得上是一部永久性的优秀名著。”《号角》丛刊也赞扬它是一部“离奇而优美、显示出勇气、沉着和高尚精神的”作品。《旧金山纪事报》则称它是“一本惊人的、叙述严谨而显得更有力的书”。

本书作者司格特·奥德尔是加利福尼亚人，他是以援引本地区的大量史实和证据从事写作而著称的作家。本书荣获纽伯里少儿文学一等奖。他的另外两本著作《国王五世》和《黑珍珠》，获纽伯里少儿文学二等奖。他还写了《黑独木舟旅行耶利哥城》，最近新作有《唱得月儿落》。现在，作者居住在圣迭戈郊外，正以他的全部时间从事写作活动。

我记得阿留申人的海船来到我们海岛的那一天。起初，它象一个小小的贝壳漂浮在海上；接着，渐渐地，它变大了，象一只折叠着翅膀的海鸥；最后，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它现出了真面目，原来是一条挂着两张红帆的红色海船。

那天，我和弟弟俩去一个峡谷口。峡谷口弯弯曲曲地通向一个名叫珊瑚湾的小港。我们到那里去采集春天里长出的根菜。

我弟弟拉莫是个可爱的孩子，只十二岁，比我小一半，没有经受过漫长的艰难岁月。他虽小，然而却象蟋蟀一样敏捷。一旦他激动的时候，也象蟋蟀一样有几分傻劲。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我需要他帮忙采集根菜，免得他到处乱跑，所以，当我看见海船象个贝壳或象只折叠着翅膀的海鸥时，我只字未提。

我用削尖的棍棒继续在灌木丛里挖着根菜，好象海上全然无事一样。甚至当我确信那海船是挂着两张红帆的海船时，也装成若无其事。

但是，拉莫的眼睛很少放过什么事儿。他的眼睛象蜥蜴的眼睛一样乌黑发亮，象蜥蜴眼睛一样特别大，有时看起来睡眼蒙眬。这时他视力最集中、看得最清楚。现在他的眼睛就是这个样子：他双眼半开半睁，象趴在岩石上的蜥蜴一样，好象要伸出他的舌头捕捉飞虫。

“大海面平如镜，”拉莫说，“是块没有裂痕的平石板。”

我弟弟喜欢把一个东西比成另一个东西。

“大海不是没有裂痕的石板，”我说，“它是水，没有波浪。”

“我看它是一块蓝石板，”他说，“在这块蓝石板的远远的边上，有一小块云坐在它的上面。”

“云不会坐在石板上，不管是蓝石板、黑石板还是什么石板。”

“这一块就是。”

“这一块云也不在海上，”我说，“海豚在海上，海鸥、鹈鹕、水獭在海上，鲸鱼也在海上，但不是云。”

“那可能是鲸鱼了。”

拉莫踮起脚，一会儿又换上另一只，注视着海上徐徐而来的海船。他并不知道来的是条海船，因为他还从未见过。我虽然也从未见过，但却听人讲过，知道海船是个什么样子。

“你只管望着大海发呆吧，”我说，“我要挖根菜。反正我要吃，你是不吃的。”

拉莫开始用棍棒猛地挖起来，但当海船驶近，它的船帆透过晨雾现出红色，他又痴呆地盯着它，简直象着了迷似的。

“你见过红鲸鱼吗？”拉莫问。

“见过，”虽然我从未见过红鲸鱼，但是我说。

“怎么我见到的都是灰色的。”

“你还很小，哪能见到世界上一切会游的东西。”

拉莫拾起一颗根菜，正要丢进篮子。突然，他嘴巴张得大大的，接着又闭得紧紧的。

“船！一条大船，比我们所有的小船加起来还大，还是红的！”他喊道。

小船也好，海船也好，都不关拉莫什么事。紧接着他将根菜抛向空中，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着，很快穿过了灌木丛。

我继续挖着根菜，但当我挖进地里，双手竟颤抖起来，因为我比弟弟更为激动。我明白，海上来船是一条海船，不是一条大一点的木划子，它意味着许多事情可能发生。我也本想丢下棍棒跑回村子，但村里人等着根菜，所以坚持了下来。

宽阔的海草床环绕着我们的海岛，海草床里，有两块峭岩象威武的哨兵一样守卫着珊瑚湾。当我挖满一篮根菜的时候，阿留申人的海船已绕过海草床，驶进了守卫着珊瑚湾的前哨大门。海船到来的消息传遍了加拉斯阿特整个村子。村民们手持武器，沿着通向海岸的弯曲小路迅速赶来，妇女们也相继汇集在方山边上。

我迅即离开了这里，穿过密密的灌木丛，跨过山谷，来到海边峭壁。我蜷缩着身体，我的下面就是海湾。海水已经退去，太阳照在晶莹洁净的海滩沙石上。一些村民们站在水边，其余的都隐藏在小路底下的岩石之中，一旦他们胆敢冒犯，准备着向入侵者反攻过去。

我蜷缩在峭岩上的小灌木丛里，尽力使自己不摔下去，

尽量隐蔽好而又能密切注视着海滩上事态的发展。这时，从海船上放下一条小船，六个男人跳进小船，荡着长桨朝岸边划来。他们面孔宽阔，油黑发亮的头发直垂到眼睛底下。当他们划近海岸时，我看见在他们的鼻子里都插着骨制的装饰品。

小船里，他们身后有个长满黄胡子的高个子。以前，我还从未见过俄国人，只听我父亲讲过。现在，看见这个人扒开双脚站着，双拳插在腰间，凝视着小小的海港，仿佛小港就是他的那副模样，我不禁感到惊奇：难道他就是从北方来的使我们部落害怕的那种人中的一员吗？当小船偷偷地滑进海岸，他跳出小船，手舞足蹈地大喊大叫起来，我对此才确信无疑。

他的叫喊声震荡着珊瑚湾整个峭壁。话语很陌生，好象还没有听到过。紧接着，他慢吞吞地操起我们的家乡话来。

“我们和和气气地来到你们这里，希望和你们谈谈，”他对岸上的人们说。

岸上无人回声。但是我的父亲，从岩石背后走了出来，向海滩走去。他一手将矛插进沙里。

“我是加拉斯阿特酋长，”他说。“姓名是乔威格酋长。”

我大吃一惊，他把他的真名实姓告诉了一个陌生人。我们部落，每人都有两个名字，真名是保密的，很少用，另一个名字是常用的。如果人们用了你的真名，这名字就会一文不值，失去了魔力。比如，人们都叫我旺阿帕莱，意即头发长而黑的姑娘。但是，我秘密的名字却叫卡拉娜。我父亲的真名叫乔威格。他为什么要把真名告诉一个陌生人呢，我不

得而知。

俄国人笑了笑，举起一只手，自称是奥洛夫船长。我父亲也举起一只手来。我虽看不见父亲的脸，但我相信他不会笑脸相迎。

“我们来了四十人，”俄国人说。“到你们这里猎取水獭，在狩猎期间，想临时驻扎在你们岛上。”

我父亲一声不吭。他，高高的个子，但不象奥洛夫船长那么高，袒露着双臂，双手背在背后站着，考虑着俄国人说过的话。他没有匆忙回答，因为阿留申人为猎取水獭曾来过我们海岛。那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父亲对他们仍记忆犹新。

“你想起了从前那一次狩猎吧，”我父亲沉默不语的时候，奥洛夫船长说，“那一次狩猎我也听说过。那次是米特里夫船长率领的。他是个笨蛋，现在已经死了。因为你和你们部落拿走了一切猎物，所以引起了纠纷。”

“我们狩猎，”我父亲说，“但就是你称为笨蛋的那个家伙硬要我们没日没夜地干，从不让休息。”

“这一次就不需要你们做任何事了，”奥洛夫船长说，“我的人自己狩猎，我们大家一起分配劳动所获。你们得一份，折价付你们货物，我们自己得两份。”

“应该平均分摊，”我父亲说。

奥洛夫船长面对大海眺望着。“等我们收获上岸以后，再谈那个吧，”他回答说。

早晨，天气晴朗，微风轻拂，然而这正是一年中可能有暴风雨的季节，所以，我明白为什么俄国人要搬到我们岛上

来。

“最好是现在就达成协议，”我父亲说。

奥洛夫船长从我父亲身边跨出两大步，又车转身对着我父亲。“活儿我们干，风险我们担，给你们一份够公平啦。”

我父亲摇了摇头。

俄国人捋着他的胡子。“因为海不是你们的，为什么我得给你们东西呢？”

“海环绕着我们蓝色的海豚岛，当然属于我们，”父亲答道。

他象往常发怒的时候说话一样，温和地说着话。

“要从这里到圣塔巴巴拉海岸二十里远吗？”

“不，仅仅是靠近海岛的海域，就是水獭生活的地方。”

奥洛夫船长喉咙里咳了一声。他看了看站在海滩上的人们，又看了看从岩石背后走出来的人们。最后看了看我父亲，耸了耸肩膀。突然他哈哈大笑，咧牙露齿。

“平均分摊，”他说。

他还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有听清，因为在那一瞬间，我过于激动，扳动了一块小石头，小石头从峭壁上噶嘭呱呱滚下去，正打在那个俄国人脚上。海滩上的人们都向上望着。我悄悄地离开了低矮的灌木丛，脚不停步地跑到了方山。

2

第二天早晨，奥洛夫船长和他的同伙奔走于海船和珊瑚

湾之间，经过好几个往返，将海船上的东西搬到了我们岛上。因为海滩较小，潮水一来几乎全被淹没，所以，奥洛夫船长向我父亲请求是否可以让他们在较高的地方安营扎寨。这个请求我父亲同意了。

也许我应该向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岛，让你们知道它是个什么样子，了解我们的村子座落在何处，以及阿留申人夏天大部分时间扎营的地方。

我们海岛约两里格长，一里格宽。如果你站在海岛中部高耸的小山上，就会看到：它象一条躺在海上的海豚，尾巴指向太阳升起的地方，鼻子朝着日落方向，鱼鳍就是岛上的礁石，岩石镶嵌成它的海岸。不知是不是曾有某人，在地球处于新生时代，曾站在这些低矮的山上，因为岛的形状，才把它取名为蓝色的海豚岛的。许多海豚生活在我们岛周围的海域，这也许是海岛得名的原因。但是，不管哪一种说法，海岛都可以取这个名字。

我想，海岛引起你注意海岛的第一件事将是风。这里，几乎每天都要刮风，有时刮西北风，有时刮东风，偶尔也刮南风。除南风外，其他风都很大，因为这个缘故，山光秃秃的，树木矮小而弯弯扭扭，即使在通往珊瑚湾的峡谷里，情况也是如此。

加拉斯阿特村子座落在群山东边一个小小的方山上，靠近珊瑚湾和一股清泉。村北约半里格远的地方，另有一股泉水，阿留申人的帐篷就搭在那里。帐篷是皮做的，搭得如此的矮，以致他们只有匍匐在地上才能爬进去。每到黄昏，我们就能看到他们营地的火光。

那天晚上，我父亲提醒加拉斯阿特每个村民不要去阿留申人的宿营地。

“这些阿留申人，来自北方一个遥远的国家，”他说。“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都和我们不同。他们来这里猎取水獭，按达成的协议，将所获猎物的一半折成货物付给我们，供我们使用。从这一点来说，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如果我们亲近他，那又不利于我们。他们是些不懂友谊的人。他们不同于上一次来这里的那些人，而是许多年前曾在这里闹事的那个部落的同伙。”

我父亲的话得到了遵从。我们不去阿留申人的宿营地，他们也不来我们村子。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他们吃什么，怎么弄吃的，每天杀了多少只水獭以及其他许多事——因为当他们狩猎或是宿营的时候，我们总有人从峭壁或从峡谷注视他们。

比如拉莫，就捎回一些关于奥洛夫船长的消息。

“每当清晨，当奥洛夫船长爬出帐篷以后，他就坐在一块石头上梳理他的胡子，直梳得他的胡子象鹈鹕翅膀一样闪亮，”拉莫说。

大我两岁的姐姐尤拉普，也搜集到不少稀奇古怪的消息。她打赌似地说，在猎人中肯定有一位阿留申姑娘。

“她象男人一样穿一身皮衣，”尤拉普说，“但她戴一顶软皮帽，帽子下面，浓密的头发直披到她的腰部。”

没有人相信尤拉普的话。大家都一笑置之，猎人带来他们的妻子，那是自找麻烦。

阿留申人也同样暗中注视我们村子，否则，他们怎么会

知道他们来岛后老天恩赐给我们的好运气呢。

事情果真发生了。早春是捕鱼的淡季。冬季波涛汹涌，狂风大作，把鱼群都驱赶到了深海，很难捕捞，直到天气转暖。在这期间，村民们缺少吃的，大部分都是吃上一年秋收贮存下来的种子。

一个暴风雨后的下午，一向闲不住的尤拉普给我们带回了好消息。那天，她到海岛东部去，希望采集些贝鱼。在回家的路上，当她刚刚爬上峭壁时，忽听身后一片响声。

起先，她没有看见是什么发出的响声。她以为是吹进岩洞的风发出的回响，当她正准备离开峭壁时，竟发现在海湾地上有一大片银白色的东西。它们跳动着，尤拉普这才看清，原来是一群银白色的大鲈鱼，每条都有她那么大。凶残的捕食者海鲸，没找到海豹，便向它们扑来。在海鲸追赶下，鲈鱼试图游向浅水逃命。但由于惊慌和恐惧，闯到了海滩的岩石边上。

尤拉普丢掉篮子，向村子跑去。回到村子时，她上气不接下气，仅仅用手指着海湾方向。正在做晚饭的妇女们，丢下手中的活儿，全簇拥到尤拉普身旁，等着她开腔。

“一群银白色的鲈鱼，”她终于说了出来。

“哪儿？在哪儿？”大家齐声问。

“在岩石边上。一打，或许还要多。”

尤拉普话音未落，我们便向海岸跑去，大家都希望抢在鲈鱼跳进大海或偶尔的海浪把它们卷走之前及时赶到那里。

我们来到峭壁，俯视海湾。银白色的鲈鱼仍在岩石旁边，太阳照在它们身上银光闪闪。但是，由于潮水上涨，最高的

海浪已拍打到鲈鱼身上，机不可失。我们立即把鲈鱼一条条拖出了潮水线。由于鲈鱼都一般大，一般重，我们两人抬一条，全部抬上了峭壁，运回了家。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我们全部落都有了足够的食物，但是第二天早晨，来了两个阿留申人，要和我父亲讲话。

“你们有鱼吃，”一个阿留申人说。

“仅够我的人吃，”我父亲回答。

“你们有十四条，”阿留申人说。

“我们吃了七条，现在剩七条。”

“七条鱼可以多出两条。”

“你们营地有四十人，”我父亲回答，“比我们的人还多。再说，你们自己有带来的干鱼。”

“我们吃厌了那种东西，”阿留申人说。

他是个矮个子，刚刚齐我父亲的肩膀，脸上长着一对小黑卵石般的鼠眼，嘴巴象钝石刀边一样翻卷着。另一个阿留申人和他很相象。

“你们是猎人，”我父亲说，“如果吃厌了干鱼，就下海去捕捉你们自己的鱼吧。我要为我的部落着想。”

“奥洛夫船长会知道你拒绝分给我们鱼的。”

“是的，请告诉他，”我父亲说。“但是，也告诉他我们为什么拒绝。”

矮个子对他的同伙咕哝了几声，迈开短腿灰溜溜地走了，跨过了横隔在村子和他们营地间的沙丘。

这天晚上，我们吃完了鲈鱼，村子里充满了欢乐。我们吃着、唱着，老年人围坐在火旁讲着故事，但是我们很少知

道好运气将很快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3

宽阔的海草床和海岸紧紧相连，从三面环绕着我们美丽的海岛，直伸向海里一里格多远。在这些深深的海草床里，阿留申人不分天晴天雨忙着狩猎。黎明，他们驾着小皮筏离开海岸，天黑以后，才拖着被杀的水獭返回营地。

水獭游水的时候象海豹，但实际上和海豹迥然不同。它鼻子比海豹短，没有阔鳍，而有蹼状的小足，还有比海豹厚实、漂亮得多的皮毛。其他一些方面也和海豹不同。水獭喜欢仰躺在海草床里，随着波浪的起伏浮上沉下，或晒太阳，或睡觉。它们是海里最顽皮的动物。

就是因为这些可爱的小动物的皮毛，才遭到阿留申人的杀戮。

峭壁上，我能看到小皮筏横行无忌地在海草床里荡来荡去，长矛象乱箭一样四处横飞。天黑了，猎人们把猎物运到珊瑚湾，在海滩上，他们剥了水獭的皮，刮了水獭的肉。有两个男人干这件活，他们磨利矛尖，在海草的火光下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晨，海滩上水獭尸横遍地，波浪里一片鲜血淋漓。

每天晚上，我们部落都有许多人到峭壁，统计当天被杀死的水獭。他们按每张皮毛的价格把水獭折换成珠宝和其他东西。但是，我从不到海湾去。只要我一看见猎人拿着长矛

在水上横行无忌，我就要发怒，因为这些动物是我的朋友。看着他们在海草里玩耍或晒太阳很有趣，甚至比思慕那戴在我颈上的念珠更为有趣。

一天早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

“珊瑚湾周围的海草床里，只剩十来只水獭了，”我说。

“阿留申人来海岛以前，那里的水獭是很多的。”

“海岛周围的其他地方还多着呢，”他一边笑我笨一边回答说。“等猎人一走，它们就要回来的。”

“那些地方也不会有，”我说。“猎人要把它们斩尽杀绝的。他们今天早晨在南边杀。下个星期，他们就要到别的地方去。”

“海船上已装满了皮毛，下个星期阿留申人就会走啦。”

我相信父亲说的话，他们很快会走了，因为两天前，父亲派了几个小伙子到海滩，把海里漂来的一棵圆木造成一只小船。

我们岛上，除了一些被风吹得七弯八拐的小树外，没有树木。偶尔，海上漂来一根圆木，总是先把它运回村子，再在海浪不能把它冲走的地方造成小船。现在，派人到海湾造船，晚上在它旁边睡觉，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去那里监视阿留申人，是为了警告奥洛夫船长，如果不偿付我们水獭皮毛的货物，就休想开船。

村里人都担心奥洛夫船长会溜掉，所以，除海湾的男人监视阿留申人的海船外，其他人都时刻注视着他们的营地。

每时每刻都有人带回消息。尤拉普说，那位阿留申女人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洗她的皮围裙，那条皮围裙打从她来这

儿后还没有洗过。一天清晨，拉莫说，他刚才看见奥洛夫船长精心地修饰了他的胡子，所以，胡子看上去就和他刚来时所看到的一样。傍晚，阿留申人停止工作，磨利长矛，然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剥剩余的水獭皮。

我们加拉斯阿特人都知道：奥洛夫船长和他的狩猎人已作好了离开海岛的准备。他们会偿付我们被杀死的水獭所折换的货物吗？他们是想今夜偷偷溜走吗？难道我们的人得为我们的正当利益而斗争了吗？

阿留申人忙着准备离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这些问题。只有我父亲，他一言不发，然而每个晚上，他都在赶造新的长矛。

4

阿留申人在一个阴天离开了我们海岛。那天，北海面卷起重重巨浪扑向海岛。它们撞击着岩石，咆哮着冲进岩洞，溅起白花花的飞沫。天黑之前，一场暴风雨肯定就要来了。

天亮不久，阿留申人拆下了他们的皮帐篷，把它们运往海滩。

奥洛夫船长没有偿付我父亲他杀死水獭所折换的货物。所以，当狩猎人捆好了帐篷的消息传来，我们全部落男女老少一齐涌出村子，迅速朝珊瑚湾赶来。男人们手持武器冲在前头，抄小路直奔海滩；妇女们随后跟上，全隐蔽在峭壁上的灌木丛里。